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乡村振兴：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

曾佳慧, 陈 君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5年4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5年5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5年6月11日

摘 要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 缩小城乡贫富差距, 实现乡村振兴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逐步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形态, 在规模、占比、增速和产业渗透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准确理解数字经济是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赋予乡村振兴力量的核心意义, 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 立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 阐述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 通过分析得出, 数字经济可以赋能乡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 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 社会再生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How Can the Digital Economy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Jiahui Zeng, Jun Che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Apr. 25th, 2025; accepted: May 12th, 2025; published: Jun. 11th, 2025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narrowing the wealth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urgent requirements of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as a new economic form gradually developed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erms of scale, proportion, growth rate and industrial penetration, bring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ore significance of how and in what way the digital economy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must be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four link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analys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empower rural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Economy, Social Reproducti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数字经济代表了一种以数字技术为中心的创新经济模式，对生产要素的流通、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以及经济的高品质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被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在全方位推动乡村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农村依然是最具挑战性和最复杂的任务。始终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放在首位，其中，产业的繁荣被视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是解决农村所有问题的基石[3]。数字技术如互联网、云计算和海量数据，为农村产业的创新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持，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这种借力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显著提升农村经济效益和质量，加速农村产业的升级，打造农村产业新形态和新模式，为农村经济的优质增长注入新动力，推动农村产业的高品质经济增长。

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反复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并强调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保持生产与需求及部门间的比例关系，从而揭示经济运行规律，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指导。而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正是通过优化这四个环节来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其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具体影响。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乡村生产效率提升，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市场交换更加便捷，消费模式也逐渐多样化。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2. 数字经济优化乡村振兴生产环节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不仅产生了物质上的财富和价值，也构成了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初始点和基础。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在生产活动中，人们利用各种生产工具对自然环

境进行改造,从而生成了人们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源,这包括日常消费品和生产所需的物资,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的生产活动。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生产过程主要围绕剩余价值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制度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本质特征体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资本家通过采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组织生产流程,从而创造出新的商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来存在的,其形态就是商品价值。这批商品的价值是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的:一是固定资本(即转移到新产品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二是可变资本(即劳动力的价值),三是剩余价值(即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中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剩余价值是指资本家向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务或服务中扣除了其劳动报酬后剩余出来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企业的全部盈利。资本家通过出售他们的商品来回收预先支付的资本,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其剩余价值,进而实现盈利。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体系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根本目标;其次,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最后,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追求个人利润。这也决定了生产环节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生产资料的质量与数量等。而在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多数农村以种植业、渔业、畜牧业和林业这类传统农业为主,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经济效益有限,且没有与旅游、文化等服务业有机结合,产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4]。因此技术进步对生产环节尤其重要,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生产的发展。数字经济通过其间接的赋能机制,影响农业生产环节,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2.1. 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

数字经济不仅可以直接促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且能够通过推动科技创新,间接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正向影响[5]。在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环节,数字技术基本可实现精准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例如物联网技术对农田环境进行实时监测,监控对象包括土壤湿度、温度、光照等,以上有效数据可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智能传感器和控制系统,可以精准调控农田环境,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大数据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可以实现对农业生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预测未来的生产趋势,为农业生产提供决策支持。同时可有效用于病虫害预警和防治,减少农药和化肥等化学物品的使用,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智能农业设备如无人机、智能灌溉系统等,可以实现对农田的精准作业和管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2.2. 数字经济促进农村产业升级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农村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发展。近年来,农村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有效突破了农产品销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限制,为农产品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农产品得以实现与终端消费者的直接对接,从而显著减少了传统流通环节,不仅提升了销售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利润率。2023年10月21日,数字乡村共建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作为公益性开放平台,旨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领域的综合服务体系,主要功能包括:促进供需双方有效对接、推动政策信息精准传达、提供建设成果展示窗口,从而为数字乡村发展搭建起一个中立、开放、可持续的合作交流平台[6]。如“全农码”农业数字化服务平台、“耘间·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等全链条数字化综合服务系统,以及各类智慧农业管理平台等[7]。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结合催生出智慧乡村旅游,这种新的旅游模式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和共享,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和体验: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 游客可以在家中就能预览乡村旅游景点和特色活动; 通过在线预订系统, 游客可以方便地预订住宿和门票等旅游服务。数字产业作为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重要实践载体, 涵盖农村电子商务、农业物联网、农村大数据等多个关键领域。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增长动能, 而且有效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值得关注的是, 在国家持续强化“三农”问题战略地位的政策背景下, 伴随着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实质性改善,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3. 数字经济改善乡村振兴分配环节

物质财富和价值的归属问题是由分配环节所决定的。在生产活动中, 人们创造的新的价值需要通过分配机制来确保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分配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其范畴涵盖生产资料分配与消费资料分配两个基本维度。其中, 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它实质上规定了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 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与特征。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里, 生产资料的分配模式是基于私有产权来进行的。资本家不仅拥有生产所需的物资, 还通过购置劳动力来组织整个生产流程。因此, 资本家不需要支付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而劳动者只能得到劳动力的价值, 也就是工资。这样的财富分配模式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从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在社会主义的背景下, 生产资料的分配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劳动者变成了生产资料的拥有者, 并共同拥有和管理这些生产资料。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为广大的乡村劳动者提供了公正的分配机会。在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中, 国家政策、党的领导和政府的调控都在确保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平衡, 特别是为了确保广大的农业和农村地区的持续发展, 以及维护乡村劳动者和建设者的核心利益。数字化经济在乡村复兴的分配过程中, 是通过其间接的赋能策略来发挥作用的。

3.1. 数字经济优化农村收入分配结构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 有效优化了农村收入分配结构。具体而言, 以农村电子商务和智慧乡村旅游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快速发展, 不仅显著提升了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 而且通过创造新型就业岗位和多元化收入渠道, 直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收入结构的改善。农民进入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参与乡村旅游服务业。同时,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 数字经济通过激活大众创业这一关键机制, 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8]。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被带动的农村物流、金融等配套产业也为农村地区增加了工作岗位, 吸引了部分大学生返乡创业。其次,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农村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促进了农村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发展。上述产业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与市场竞争力, 同时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 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通过优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有效改善了农民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风险抵御能力。例如, 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 可以实现农村社会保障信息的共享和监管, 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力度;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9]。在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的引领下, 数字经济的战略性发展以提升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水平为目标导向, 通过数字化赋能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

3.2. 数字经济促进农村资源要素流动

鉴于金融资本固有的逐利属性与乡村农业产业天然的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特性, 农村地区的涉农人员、

小微企业、初创企业这类长尾客户的金融需求往往得不到有效满足, 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 拓展金融服务广度, 深度, 精度, 促进了农村资本的流动和优化配置[10]。数字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提供信贷融资、农业保险等多元化金融产品, 显著降低了农户的融资成本, 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同时, 数字金融通过创新性融资模式为农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有效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村教育和培训的发展, 促进了农村人才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数字教育为农民提供便捷的学习机会和资源, 是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有效途径。除此之外, 数字乡村的建设拉动了农村创业和就业的几率, 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人才转移阵地, 扎根到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在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下, 农村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显著提升, 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突破性增长, 有效促进了技术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总之, 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与迭代升级, 不仅显著提升了农产品产量与品质指标, 而且通过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加速了农业科技创新的实际应用, 从而推动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与农户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

3.3. 数字经济完善农村利益分配机制

数字经济以健全利益分配机制来维护农民发展乡村经济的正当权益与利益。一方面, 数字经济创新、完善农村产业组织形式, 以此在农村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例如, 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织形式, 可以实现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销售, 提高农民的议价能力和收益水平; 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村产业链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 为农户创造了多元化的价值增值空间和收益渠道, 从而显著提升了农业产业价值链的整体效益。此外, 数字经济通过加强监管和保障措施, 维护了农民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合法权益和收益。例如, 通过数字技术衍生出的监测应用, 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实时监测和监管, 可以有效防止市场垄断和价格欺诈等行为的发生。

4.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交换环节

分配环节确定着物质财富及其价值归属。生产中产生的新价值要经过分配环节才能为社会成员拥有。分配是由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组成。生产资料的配置决定着生产的社会形态, 也就是生产资料属于什么人, 受什么人支配与利用。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社会财富是由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所决定的, 这决定了人们是如何占有和使用这些社会财富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分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以购买劳动力的方式安排生产过程。其结果是资本家拥有剩余价值, 劳动者仅能得到劳动力——工资。这一分配方式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对生产资料实行共同占有与支配。所以,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分配为主, 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按劳分配原则表现为劳动者的平等, 也就是根据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量与质对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存在又表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灵活多变的特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分配环节有如下两大功能。

4.1. 数字经济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数字经济扩大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产品流通、增加农产品销售额。在农村地区, 电商平台给农产品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更加便利的销售渠道。农户走进直播间, 利用电商平台直接向消费者或者批发商出售农产品, 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交易成本; 其次, 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构建商户激励机制, 为农产品提供专业化品牌包装与精准营销推广等增值服务, 这种创新性的服务模式实现了平台与商户的协同共赢, 显著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与市场核心竞争力。直播带货的兴起带动了农村物流体系

的建立与完善,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物流服务的优化升级,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快速配送和精准送达;同时,现代物流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显著降低了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与损耗率,从而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边际利润水平,为农业产业链的价值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跨界融合的发展也为农产品提供了更多的销售渠道和增值机会。例如有部分农村地区将农产品与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相结合,着力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体系和文创产品矩阵等,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在数字经济的赋能下,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呈现出多元化的跨界融合态势,具体表现为“文化+”“生态旅游+”“+旅游”等模式的深度融合。例如,康养旅游、体育旅游、红色旅游等新兴业态的兴起,不仅推动了旅游产业链的延伸与价值链的拓展,还实现了旅游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构建起现代化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11]。

4.2. 数字经济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农业技术的持续创新,显著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有效促进了农产品的销售增长与农民收入的提升[12]。对农产品而言,良好的品质是衡量市场竞争力的最大指标。在数字经济的赋能下,农产品的品质也有所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升级,在更大范围内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and 安全性。其次,农产品如何让广大消费者看到历来是农民的难题,而数字技术则为农民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电商平台运营者对农产品设计品牌和对口的营销方向,通过品牌包装、营销推广等方式,农产品在广大消费者群体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显著的提高。在市场拓展方面,国际农产品博览会、开展跨境电商等方式为农产品销售打开了更广阔的销售市场,加速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化进程。

5. 数字经济激发乡村振兴消费环节

消费环节代表了物质财富与价值的终极体现。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和成长需求,他们购买了各种生活必需品。消费不只是生产活动的最终目标和推动力,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消费环节的进展会受到多个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收入状况、消费观点以及市场的整体环境。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也会相应地增长,从而提高消费的品质和标准。改变消费观念有助于引导消费模式的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对市场环境进行优化有助于减少消费开销并增强消费效益。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行为对消费环节产生了影响。资本家采用广告和营销策略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增加市场的需求,并努力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不过,这样的消费模式常常会引发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从而加重了对资源和环境的负担。

在社会主义社会背景下,消费环节更多地关注于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消费模式、提高消费水平和鼓励绿色消费等策略来实现。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消费理念强调了理智的消费和节约的观念,同时也提倡了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在推动乡村复兴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乡村消费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关键领域:

5.1. 数字经济提升消费体验

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等数字化手段,极大地提升了乡村居民的消费体验。与传统的消费模式相比,现今的各大电商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信息差距,使乡村居民能够享受到更丰富的商品和服务选择。移动支付技术的应用显著优化了乡村支付体系,如简化支付流程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金流转效率以缩短交易周期、打破传统现金支付的地域限制以实现全天候交易等。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渐升级。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乡村居民能够接触到更多的高品质商品和服务,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

消费需求。乡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乡村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能。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决策依据[13]。算法推荐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使乡村消费如虎添翼,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实现了对乡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精准画像,进而提供个性化的商品推荐和服务定制。大数据分析在后台为企业计算乡村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潜在需求,为产品开发和市场策略制定提供精准依据。农村电商直播、社区团购等新型消费模式在乡村地区迅速崛起,为乡村居民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消费选择。这些新型消费模式不仅丰富了乡村消费生态,还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5.2. 数字经济促进消费公平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既是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与核心驱动力,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反映[14]。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数字化技术的基础构建,到数字化产业的初步形成,再到数字化经济活动的全面拓展,目前已逐步进入成熟阶段[15]。其中的数字化手段,促进了城乡消费市场的公平竞争。当我们进入数字经济的新时代,数字经济所展现出的高度创新、强大的渗透力和广泛的覆盖范围,可以借助“数字链”这一核心,有效地促进国内的经济流通,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并促进城乡以及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趋于一致[16]。电商平台等数字化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从而确保乡村居民能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消费机会和权益保障,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促进城乡消费资源的均衡配置与公平共享。

其次,数字化经济突破了传统的产业边界,实现了农村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紧密融合,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闭环,从而显著加速了农村第三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农村的第三产业整合有助于减少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推动经济增长的公平性目标实现,同时也在效率提升与消费公平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17]。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求是, 2022(2): 4-8.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0.
- [3] 李晓华. 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 改革, 201(11): 40-51.
- [4] 姚棵林, 敖心怡.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4(11): 105-109.
- [5] 丁玉龙, 章汪丽, 赵亚娟. 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6): 16-21.
-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数字乡村发展动态[R]. 北京: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3: 9-13.
- [7] 刘雪敏.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6): 52-56.
- [8] 赵涛, 张智, 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0, 36(10): 65-76.
- [9] 陈晓磊. 价值·困境·进路: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的三维探赜[J]. 农业经济, 2025(1): 51-54.
- [10] 马妍妮.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 农业经济, 2024(12): 109-112.
- [11] 孙建竹.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 农业经济, 2024(8): 73-75.
- [12] 焦翔, 辛绪红, 李梦蛟,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对策研究——以江苏为例[J]. 农业经济, 2023(5): 128-130.
- [13] 肖若晨. 大数据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J]. 中州学刊, 2019(12): 48-53.
- [14] 邵娇, 岳颂. 数字经济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J]. 税务研究, 2023(4): 64-70.
- [15] 许宪春, 张美慧.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5): 23-41.

- [16] 陈伟光, 裴丹, 钟列炆. 数字经济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逻辑、治理难题与应对策略[J]. 改革, 2022(12): 44-56.
- [17] 葛继红, 王猛, 汤颖梅. 农村三产融合、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差距——效率与公平能否兼得?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50-66.